

“解决问题不能只打通最后一公里”——上海博物馆例行闭馆为了谁？

“让所有人更平等地享受城市之美”



手语翻译向特殊孩子介绍莫奈的《鸢尾花》。

■杨眉 摄

据解放日报 “大家看看这幅画，画里是阴天还是晴天？”站在约翰·康斯特布尔的画作《史特拉福磨坊》前，上海博物馆教育工作人员李宏洁向一群孩子提问。

“是晴天，因为天上的云很亮！”“水上的倒影在发光！”此起彼伏的抢答声，让人忽略了这群孩子有些特殊：有人坐在轮椅上，有人需要依靠着志愿者，还有人一边看画，一边看向李宏洁身边的手语翻译唐文妍。

4月24日，周一例行闭馆的上海博物馆开门迎接了一群特殊的参观者：来自浦东新区特殊教育学校的40位听力障碍、智力残疾和脑瘫的学生。“艺术对所有人是平等的。”学校学生管理中心主任张宇希望，当这些特殊孩子出现时，其他人只需要做到“平等”二字。

任何孩子都有追求美的需求

13时许，40位孩子被分成三组，从不同动线开始参观正在上海博物馆

举办的“从波提切利到梵高——英国国家美术馆珍藏展”。

一群孩子环绕印象派画家爱德华·马奈的《咖啡厅演奏会的一角》，讲解员在手语翻译的配合下，开始向孩子们提问，引导他们的目光从舞台上翩然起舞的女郎，到女招待手中的杯子，再到画面露出一角的大理石桌，看遍画中细节。

有孩子对大理石桌上的杯子提问：“为什么这里面是褐色的？”“很多人以为是黑色，但你看出了跟黑色不一样！”讲解员赞扬了提问孩子的细心，解释了画中地点是咖啡厅：“大家在咖啡厅相聚，舞台上有人跳舞，台下有人演奏大提琴，画里人们已经越来越靠近我们现在的的生活了。”照相机、电灯发明之后逐渐兴盛的印象派画作特色，被这样具象地讲给了这些孩子听。

上海博物馆教育部工作人员杨烨旻介绍，接待这批特殊孩子之前，上海博物馆与学校进行过数次沟通，调整

了导览的内容和重点，“更倾向于互动，减少专业名词，增加画面、色彩和故事的内容”。据悉，上海博物馆的美育大课堂原本就为健全中小学生推出导览服务，加之一直以来的无障碍服务基础，“导览讲解内容我们只进行了微调”。

站在扬·戈塞特《年轻公主》前，李宏洁介绍了调整的细节：“针对有美术基础的观众，我会介绍画中光线落在人物肩膀，再反射到腮帮，以凸显人物的立体感；但对这群孩子，我重点放在画的内容和故事上，比如画中人的服装有很多珍珠，是当时最流行的款式；而她手中的浑天仪上下颠倒，暗示公主的家族政权被颠覆了。”

“艺术对每个人来说是平等的。”张宇表示，任何孩子都有追求美的需求，“比如一幅画画得像不像，颜色搭配起来漂不漂亮，不管是健全孩子还是特殊的孩子，对艺术都可以有直观的感受”。

“孩子的反响出乎意料”

尽管在这次珍藏展上做过数回讲解，但李宏洁是首次为特殊的孩子服务。事先她曾想过减少互动内容，没想到孩子们的反馈“出乎意料”，许多孩子不仅提问积极，遇到喜欢的内容还会举起大拇指“点赞”。

在画幅巨大的安东尼·凡·代克的《约翰·斯图亚特勋爵与其兄弟伯纳德·斯图亚特勋爵》前，有孩子注意到画中弟弟露出的手指：“他这只手没有手套，是脱掉了吗？”这让李宏洁感叹，“这些孩子的观察能力和求知欲非常强烈”。

导览之前，唐文妍也曾与上海博物馆工作人员交流，建议降低讲解的专业程度，增加更贴近生活的内容。尽管已熟悉展品，她偶尔也会被孩子的提问“难”住：“孩子们非常活跃，他们的好奇心应该被满足。”

除了邀请特殊孩子走进博物馆，上海博物馆也会走进校园。杨烨旻还记得第一次走进特殊教育学校前的忐忑心情，和李宏洁一样“给自己设置了很多限制”。

“真正走近这些孩子才发现限制都是自己臆想的。”杨烨旻发现，这些特殊孩子或许在某些方面反应不如健全孩子快，但能感受到他们非常投入，一直力所能及地交流反馈。“他们需要正常参与社会生活的机会。博物馆作为公共文化机构，要尽可能创造条件让他们走进来。”

来自AMD半导体公司的20余位志愿者陪伴在孩子身边。驻足名画之前，推着轮椅的志愿者们会蹲下，和孩子视线持平。张宇每次活动后都会询问志愿者的感受，不少人和杨烨旻一样，“这些孩子有让人惊喜之处”。

“参观博物馆，是让孩子接触社会、了解社会，也是让更多健全人跟他们沟通、互相了解。”张宇表示，希望社会对这些孩子和家庭做到平等：“不管在展馆里，还是在马路、公共交通工具上，不要用异样眼光看待他们，甚至不用过于关注，除非他们有需要时再提供帮助。普通就是最好。”

让他们敢于走进博物馆

目前，上海博物馆已与上海多

所特殊学校建立长期联系，有适合特殊同学观看的展览，会第一时间将信息推送给学校。杨烨旻说：“所有人都有欣赏美、欣赏艺术的权利。”

在上海博物馆推出的首个手语导览视频《如何参观博物馆》里，唐文妍在馆内穿梭，介绍空间分布和各项基本服务设施，特别介绍了无障碍通道与升降电梯，用手语回答“我们为什么要参观博物馆”“参观博物馆的方法”“参观博物馆需要怎样准备”等问题。除了手语导览、无障碍微课等线上资源，上海博物馆还推出《无障碍探索手册》，免费送到上海各个特殊学校。此外，此次收费的珍藏展对残疾人免费开放。

尽管博物馆和学校都鼓励特殊孩子走进博物馆，但记者从部分特殊家庭家长处获悉，尽管博物馆这样的场所因其人文属性，在无障碍环境建设上已有不少突破，但全社会的无障碍环境仍有待进一步完善，“解决问题不能只打通最后一公里”。

中午时分，记者在上海博物馆外的武胜路上看到，人行道被三条隔离杆分成三段，无障碍通道勉强从中间通过，但不时有非机动车驶过。

4月23日刚刚举办完影像上海艺术博览会的上海展览中心外，原本宽阔的延安中路人行道一侧停满了共享单车，大量挤压在无障碍通道上，非机动车在人行道上鱼贯而过。记者询问一名将非机动车停在人行道中间的外卖骑手为何不将车停在上海展览中心门前，他回答“那地方有人管”。

而在中华艺术宫旁的世博源数条人行道上，几乎都被各类随意停放的非机动车挤占，还有大量非机动车压着无障碍通道骑行。

《上海市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已于今年3月1日起实施。一些市民希望加强执法力度，夯实无障碍环境，“很多部门和机构都进行了很有意义的尝试，虽不可能一下做到完美，但是不断尝试可以让我们寻找到更好的道路，让所有人都可以更平等地接触和享受上海城市之美”。

■简工博

从《千手观音》到《梦的守望》——

“一群可爱的人纯粹地做着一件事”

据文汇报 近20年前，舞蹈《千手观音》惊艳了华人世界，邰丽华等21位聋人舞者的故事感动了无数观众。日前，中国残疾人艺术团携新作《梦的守望》亮相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大剧场，展现在艺术创作上的新突破、新尝试。作为国家艺术基金2022年度大型舞台剧和作品创作资助项目，该剧以盲人萨克斯演员王琦的亲身经历为蓝本，讲述了一名意外失明的少年在家人、朋友的倾心陪伴下，在艺术梦想的指引下，一步步寻找自我、成就价值、挑战黑暗的心路历程。一位网友在微博写下剧评：“导演没有刻意煽情，只是在用艺术叙述故事，我的心全程湿漉漉的。”

在《梦的守望》中，演员们首次尝试现代舞，努力突破身体的局限，并融合众多跨界元素，比如乐手现场演奏、舞台装置、戏剧表演等。“对舞者来说，我们要勇敢尝试。”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团长、《梦的守望》艺术总监邰丽华说：“在当下的中国，文化正在走进残疾人的精神世界。他们不仅能享受艺术的美，还能通过舞台展示自己的魅力，提升自身的价值，展现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

没有过多的修饰，更多是真实的情感表达

“《千手观音》具有非常规律性的节奏，讲求动作的整齐划一；《梦的守望》没有固定节奏，而是根据音乐韵律去完成身体表现，这是对聋人演员最大的挑战。”邰丽华告诉记者，刚开始创排这部作品时，大家心里都比较忐忑。“许多演员的现代舞是零基础，这种转变对他们并非易事。”邰丽华常常看到，演员们对着镜子或拿着道具细心琢磨、不断摸索。

在《梦的守望》中，聋人舞者梁源钢、汪佳伟分别饰演“大王琦”和“小王琦”，这是他们第一次尝试在舞台上扮演盲人。为了准确呈现真实的盲态，两位演员在排练中蒙上眼罩，以触摸的方式感知周遭世界，将擦着地往前蹭的步态融入舞蹈。“舞台是一个造梦的地方，没有任何门槛，不论是听障还是视障，只是表现手法不同。”该剧编导、青年编舞家龚兴兴说：“聋人孩子的内心干净、细腻且丰富，他们没有过多的修饰，更多是真实的情感表达。”

在舞台上，16位视障、听障的舞蹈演员互相配合完成演出，深深打动

了现场观众。为了这一刻，主创团队和演员付出了远超常人的努力。听不见音乐，聋人演员如何形成舞台上特殊的默契？“主创团队和演员们一起琢磨出各种小窍门，以期达到最好的舞台呈现。”邰丽华透露，在《梦的守望》尾声处，有一段集体奔跑的戏。梁源钢饰演的“大王琦”站在人群中间，用双臂左右晃动来充当“节拍器”，其他人由此找准自己的节奏。“手势老师在台下毕竟有一定的距离，对于演员们来说，在身旁寻找参照物是最方便的方法。”

“在他们以往训练中，节奏的精准和方位的一致也许是他们最为擅长的。就如众所周知的经典作品《千手观音》，演员们在空间构图和身体节奏上可以完成得淋漓尽致。”龚兴兴坦言，在《梦的守望》里，演员们要在60分钟内不停切换位置，打破了常规的审美节奏。“持续性高度集中，这对他们确实是一种考验，对我来说更是从未经历过的创作方式。但我相信，舞蹈从来都不是用节奏来挤齐，他们可以通过动作的编织、演员的气息、发力的主被动关系互相搭建，找寻他们最为默契的方式来体现。”

“他们的作品对社会来说是一剂良药”

创排《梦的守望》始于2022年盛夏，在长达数个月的排练中，龚兴兴认识了一群真诚可爱、乐观积极的舞者。梁源钢每次练独舞，膝盖和腰的后背都会被磨烂，排练的这段时间，伤处好了烂，烂了好，反反复复。汪佳伟年龄小，身体控制力和刻画人物的能力没有那么成熟，但他每天坚持观察、思考、琢磨，人日渐消瘦下去，状态渐渐上来了。“演员们有很强的一股劲，即使他们没有跳主要角色，也付出了同样的努力，没半点含糊。团队凝聚力在每一个演员身上散发出越来越强的气场。”龚兴兴说。

“最初，十几个喜爱艺术、热爱舞蹈的残疾人聚集到一起，才有了这支艺术团，到现在已经有30多年历史。”47岁的邰丽华回忆，中国残疾人艺术团诞生于1987年，2002年成为专业艺术团体，是我国唯一的国家级残疾人艺术院团。艺术团承载着残疾人的艺术梦想，创作了音乐舞蹈诗《我的梦》、聋人舞蹈《千手观音》、盲人舞蹈《去看春天》、肢残人舞蹈

《生命之翼》等经典作品。“他们的作品对社会来说是一剂良药，治愈了大家残缺的那部分。”在龚兴兴看来，这些作品大多与梦、希望、美好向上有关，用积极乐观坚韧的方式，呈现出艺术团求真向善尚美的精神状态。“也许我们的生活每天都遭遇着各种各样的压力，但还有这么一群可爱的人，纯粹地做着一件事，这本身就是一种鼓励。”

近年来，邰丽华几乎淡出了公众的视野，她坦承：“我现在一心一意想着带好团队，艺术团有100多名演员，还有附属学校的40多个孩子，以及分布在不同梯队的演员们。”为了让残疾儿童更好接受康复和教育，邰丽华推动建设了一所培养特殊艺术人才的学校——中国残疾人艺术团附属学校。“希望能为他们提供更好的平台，让他们的人生更加顺畅。”

邰丽华的“邰”，似乎与“耳朵”和“舞台”有着特殊羁绊。如今，看到年轻演员练舞，她仍会不由自主停下脚步，一边慨叹“仿佛看到当年的自己”，一边畅想“如果有机会再跳一曲”。“毕竟，我的心属于舞台！”邰丽华说。

■宣晶